

韓國編舞金在德： 身體如雲 釋放「棕色」狂想

繼 2018 年的《跌宕》後，韓國魔童之桌現代舞團

(Modern Table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) 藝術總監金在德 (Kim Jae Duk) 再次來港與城市當代舞蹈團 (CCDC) 合作，編創全新作品《棕色》。

對於金在德來說，「棕色」不是具體的作文命題，而是抽象的狂想。隨着音樂的澎湃遞進，舞者的身體如空氣，如海浪，如雲朵，最終以柔韌姿態植根於大地之上。

◆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圖：CCDC 提供



◆ 韓國藝術家金在德 (右) 指導舞者排練。攝影：Worldwide Dancer Project

金在德特別喜歡棕色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棕色讓他最先聯想到的並非舞蹈，而是聲音的質感。「讓我想起管弦樂團中的弦樂——比如大提琴與小提琴，這些樂器所帶有的聲音的顏色。我認為這些顏色很有現代感。」所以這次他為舞作所創作的音樂，也用了很多弦樂器，包括韓國傳統樂器牙琴。

他說，棕色與舞蹈本身並無關聯，將棕色賦予其中，是為傳達一種抽象的概念，也好奇舞蹈將如何展現。舞者被棕色遮蔽身體，戴着特別設計的面具與手套，長長的手指規限了舞蹈，動作隨呼吸吞吐緩緩展開。最後一段，舞者除下手套，失去束縛後的身體被投入飛速而迅猛的節奏中，力量激盪如潮湧；隨後猛然收力，身體被定格在柔軟緩慢的「樹」的形態中……棕色，也是大地的顏色。

耳目一新的身體質感

熟悉 CCDC 舞作的觀眾這次會發現舞者的身體呈現出與慣常截然不同的質感。不論是爆發的激烈動能，稍稍鬆弛內扣的肩膀，迅猛的手部動作，大量快速的躍起，重心移動時順滑的彈性……會讓人想起太極，想起圓，想起朝鮮舞膝部的屈伸，但又有着看似矛盾的非常凌厲的色彩。

「我想着棕色去創作了許多動作，再將這些動作系統化。」金在德形容舞作的主题是「dying tree」（垂死之樹），動作所追求的不是齊整，反而有些彎曲。他說自己嘗試去做的是「醜美」——看起來有點醜，但又有點美，動作融合了太極的圓融與空氣的流動感，像海浪，又像雲。「整個舞作都用這幾個元素去不停變化發展。」他說，「這是遠東的身體色彩。」

在當代編舞中，像金在德一般直接給出一整套動作的，大概不多。「所以我不論去到哪裏編創作品，都要花時間讓舞者變得更像我。」在他看來，CCDC 舞者以往習慣於在編舞給出的框架中去發展自己的動作，這次要他們模仿及接收一整套別人的動作，是頗大挑戰。「尤其你看到最後這部分，他們是不能隨心

所欲地運用自己的身體的。幸運的是，這次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來溝通和練習。之前的工作坊和現在的排練，光是練習由一個接觸來發展動作，我們就用了一周。而最後這 15 分鐘的片段，我們花了兩周的時間去磨合。」他笑道，剛開始，舞者跳起時上身如同被鎖住，缺乏彈性。「還以為大家都『打功夫』，上身是很柔軟的，但沒想到比我想象中硬和緊。」他笑道，「但我深深感動的是，他們有強烈地想要做到的意志，這一星期的排練有了很大的進展。」

2018 年金在德與 CCDC 合作《跌宕》，當時時間緊張，沒有太多與舞者互相了解的機會，他迅速地直接給出動作讓舞者學習。這次則有了前期工作坊的鋪墊，又有了較為寬裕的排練時間，他開始嘗試將部分空間讓給舞者。「實際上這個作品是我的轉折點之一。」他首次嘗試了小部分即興的結合，特別在模擬樹形的一段，讓舞者展現自己的理解。

會害怕失去控制嗎？「會。現在我有自信，但是剛開始的時候……」金在德笑起來。

傳統的雜糅

2018 年的《跌宕》，金在德將韓國傳統武術「跆拳道」融入舞中，這次的《棕色》是否也有呼應傳統的意圖？

「其實我並沒有從傳統舞的訓練中去提取元素，而是將傳統元素轉化、表達，嘗試去做自己的東西。當然我希望去找出亞洲人身體的本質，所以在我韓國的舞團中，我也非常強調『中庸』。」

這次的舞蹈動作更像是一種雜糅，有些東南亞色彩，又有些對傳統舞蹈「Talchum」（假面舞）的聯想。「我有被『Talchum』中出現的跟着興致『哼唱』的動作啟發到。」甚至還有中國武術，「三歲的時候，爸爸教過我一些功夫，爸爸的師傅可是少林寺來的。」他笑，所有這些從小到大吸收到畫面和文化碎片，都成為靈感。他希望舞者的狀態，是中庸的，冥想的。不需要誇張的面部表情和激烈的情緒表達，「這不是一個意志激烈的舞。我希望大家是沉穩，靜下心來。」



◆ 《棕色》的舞蹈爆發出激烈能量。攝影：Carmen SO



◆ 《棕色》帶來有別於以往 CCDC 作品的動作語彙。攝影：Worldwide Dancer Project

◆ 韓國藝術家金在德最新編舞及音樂創作《棕色》即將上演。攝影：Common People Productions

喜愛特攝片超級英雄 最愛 Rock & Roll

在《棕色》中，金在德包攬了舞蹈及原創音樂的創作。他說比起使用現成的樂曲，他更喜歡自己作音樂，韓國現在很多編舞家也會使用他的音樂來編舞。

「音樂和舞蹈創作對我來說沒什麼不同。」他說，「通常創作音樂的時候腦子裏面已經有動作的色彩，或者編動作的時候就已經想到該用什麼樣的樂器。」以往的創作中，他盡量不使用太多樂器元素，旋律大多是

不變的，「極簡的風格」。但這次，音域的幅度更闊，最後的部分加入大提琴的撥弦，嘗試將聲音與舞蹈去結合。

金在德以往也曾使用過史特拉汶斯基或者拉威爾的音樂編舞，但他坦言，古典樂「不是我那杯茶」，最愛仍是 Rock & Roll。小時候他沉迷科幻特攝電視劇，超級英雄「Sparkman」是經典回憶；長大後，電子音樂團 Daft Punk 是他的心頭好，剛好兩位主創也如同特攝片英雄一樣，常年戴着頭盔，沒人知道真容。

想起《棕色》中舞者的面具，遮蔽身體與面容，好像就是神秘的開始。

《棕色》

日期：12月16、17、23、24日 晚上8時
12月18、25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《茶花女》 冷酷又唏噓

初看威爾第的《茶花女》，多會聚焦在主角薇奧列達與阿非度的愛情故事。儘管結局是悲劇，但在奢華的框架內，如豪華舞會、醉人香檳、華美服裝和美輪美奐的背景中，自然會感迷醉甚至鍾情這劇。加上威爾第的音樂很有力，劇中亦有多首名曲，故早前香港歌劇院主辦和港樂伴奏(帕倫博指揮)的《茶花女》，已定為必選節目，最終看的尾場屬 A cast，歌、樂、導整體酣暢動人。



◆ 《茶花女》 香港歌劇院提供

三位主要角色都有上佳表現，飾女主的俄裔女高音 Gimadieva，其抒情花腔完全切入到角色的身份、遭遇和經歷，無論是在病榻中，還是演繹與男主從相遇、相愛，皆色彩鮮明。彌留之際更顯柔軟溫潤，由幕一愉悅的《真奇妙啊！……夢裏情人》和《永遠自由》到幕三的大幅痛苦之聲都很大。澳籍華裔抒情男高音王亢身材高大，與 Gimadieva 很相襯，其音色厚潤甘美，高揚而抒情，獨唱的《飲酒歌》、《我年輕狂熱的夢》和《親愛的，我們離開巴黎》聲線都寬廣甘美。與女主或父親(男中音)的對唱及二重唱，火花四溢，做出美聲好氣場。男中音 Powell 演的父親音色雄厚，幕二幾乎是他的主場，除勸子回家的獨唱《普羅旺斯的大地與海洋》，還有大量與女高音或男高音的對唱都有細膩演繹。新一代的男女主在唱以外，塑造角色亦具戲劇性，提升感染力。加上其他歌唱家和香港歌劇院合唱團的配合，這台《茶花女》在歌樂方面做到悅耳出色。

在劇方面，蒙地卡羅歌劇院總監格連達為導演，除保留這歌劇背景，以古典服飾和場景展示故事，更看到其在一些處理上重現威爾第《茶花女》作為現實主義歌劇的面貌。19世紀的歐洲，上流階層生活糜爛，交際花的生活外表璀璨，實則坎坷，

社會對階級和性別的偏見亦甚嚴重。《茶花女》雖是愛情故事，從背景到內容卻不乏這方面的描繪。過往的導演卻多在處理上隱藏或減少這部分，較集中在男女主的愛情中。

格連達則不同。幕一序曲導演安排女主臥病床中，僕人朋友醫生相繼探問都不見起色，其後有人拿着一疊鈔票給她，薇奧列達即起床披上華麗晚裝，場景切換為 Party。看過的少有這這段，序曲後往往開場直去舞會。有了這段，無論女主是拜金女或有苦自知，觀眾也不可能對其身份、背景甚至品性沒有猜想。幕二場二另一交際花弗羅拉住所內，開場一折鬥牛士和吉普賽女子跳舞娛樂，女子遭鬥牛士欺凌，甚至拖在地上虐打，賓客卻視若無睹。作為台下觀眾，會感到該情境可惡甚至令人髮指，而這正是當時的現實狀況，只是以往版本沒刻意去表現這黑暗面。接着同場男主以為女主捱不住淡薄生活而重踏舞場，不但當眾數落她，更把贏來的鈔票擲向女主。這場除達到戲劇高潮，其實也展現劇本面世時社會的不平等面貌，男尊女卑和階級歧視在當時可能比戲劇所見更甚！加了這些細節，原本已是悲劇的《茶花女》，更見冷酷唏噓！

◆ 文：鄧蘭

艾甘·漢再造《叢林奇譚》

今屆新視野藝術節節目《叢林奇譚》再改版，既是疫情以來少有的海外藝團演出，也是睽違三年的著名英國編舞家艾甘·漢的新作，同時有香港舞者的參與，在在均叫人期待。看罷兩小時的演出，艾甘·漢的舞蹈編排、舞者的動作能量、投影與動畫製作等等，都十分出色。然而，太過側重語言及太想傳遞保護大自然的信息，令人觀看演出時有未能滿足的感覺。

《叢林奇譚》是十九世紀末英國作家魯德亞德·吉卜林的作品，講述一個由狼群撫養長大的小孩莫格利在森林中成長的故事，迪士尼的動畫電影令它更廣為人知。原著着重家庭及傳統道德觀念，因而成為很受歡迎的兒童讀物。艾甘·漢再改版則着重描畫人對大自然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破壞，苦口婆心地勸論我們要覺醒，要學懂與其他生物和自然相處之道。

舞台相當簡潔，只有兩座如岩石般的布景和投射用的大幕，並無其他物件，所有場景以極為奪目的投影與錄像效果營造。一開始以線條勾勒出的洪水淹至、人類慌忙逃命的情景，驚濤駭浪間女孩失足從船上掉進水中，都相當逼真，很能叫人感受到那種惶恐與不安。演出中大量運用動畫與投影，卻是用得恰到好處：滿是頹垣敗瓦的城市就如森林，荒廢了的政府大樓、圖書館、動物委員會大會等等，以錄像取代實物布景，並沒有減低觀眾的投入感。艾甘·

漢之前的作品《源》已採用錄像，但這次是更進一步，現場演出與動畫及投影連成一體，而不只是以動畫、投影來設置場景。上一秒的動畫人物，下一秒在我們眼前出現。

我看首演夜，舞者的表現真的沒話說，除了女主角莫格利及獵人外，其餘都是動物：狼群、白化黑豹、跳舞熊及實驗室的猴子。舞者既要表現其獸性，又要「演出」旁白，對體能及戲劇情緒掌握的要求相當高。艾甘·漢編排的動作甚有難度，既有弧度甚大及大幅延伸的肢體動作，又有細緻手部以至指尖的顫動，還要與畫外音配合。狼群領袖克拉拉及拉瑪激辯是否該留下人類時，舞者將當中兩人的情緒及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，觀眾很能理解拉瑪的憂慮——儘管此段落稍嫌過長。而飾演實驗室猴子的舞者在模仿人與表現自我之間的拿捏也很好，能夠讓觀眾看到兩者的差異。

當晚飾演主角莫格利的，是舞者 Jan Mikaela Villanueva，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，是赴英倫跟隨艾甘·漢舞蹈團實習的 8 位香港演藝學院學生之一，現為艾甘·漢舞蹈團駐團舞者。雖然演出主角的舞者要求，相對來說難度不如其他角色，但在與家人失散及初遇克拉拉及拉瑪與狼時未知自己是生是死，以及其後遇上其他動物及神秘的獵人時不同的情緒與反應，Jan Mikaela



◆ 《叢林奇譚》 攝影：Ambra Vernuccio

Villanueva 的演繹也相當稱職。而在其餘兩場擔任女主角的，是來自香港的駐團舞者岑瓊榕。看到香港出身及訓練的舞者能夠在國際著名的舞團工作，實在叫人高興。

由於插入了投影與動畫，以及畫外音，《叢林奇譚》的舞蹈部分感覺上少，而且每一舞蹈段落——尤其群舞——是相當出色，能量澎湃，因此更叫愛看舞蹈的觀眾覺得意猶未盡。《叢林奇譚》最大的問題我想是海量語言的運用，以及直白的環保信息的宣揚。畫外音基本是貫穿整個演出，雖然舞者完全融入了畫外音表達的情緒當中，但如果不是將演出當中的信息明白地告訴觀眾，這些畫外音又是否必須？

另一個問題則未知是藝術上的考慮還是其他原因——如此密集的語言而演出又沒有字幕，對母語非英語的觀眾也許會構成障礙而減低了欣賞時的投入感。

總括而言，《叢林奇譚》的確是個高水平的製作，若果在語言運用上能有剪裁，相信會入個人觀賞過的年度演出三甲之列。

◆ 文：聞一浩

周末好去處



「洄游言志」第四屆香港書本藝術節

書本藝術涉足文學、設計、藝術、工藝甚至建築概念，內藏無限可能。第四屆香港書本藝術節完成第一站後移師中環藝穗會，由概念、裝幀、迷你及立體四個概念展現書本藝術，更邀得法籍藝術家草一空展出書本藝術品。迷你出版物《蛋誌》是舉辦香港書本藝術節的引子，本年正是它成立的第十周年，《蛋誌》展區將會作出特別展示安排。初次接觸的朋友可藉由展覽，感受書本藝術的魅力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12月17日 地點：藝穗會 陳麗玲畫廊